

第一章 哈勒欣之战 ——偷袭不成反遭灭顶之灾

日本人企图“北进”对苏联远东蠢蠢欲动。沉醉于日俄战争胜利中的日军总想试一试“北极熊”的余威，于是便策划了哈勒欣河战役。日军突然袭击，强大的苏军机械化集团军迎面扑来，飞机、大炮、坦克铺天盖地，日本人惊呼：太可怕了，简直进了地狱。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对远东地区一直怀揣着扩张的野心。他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就周密策划，暗中准备，伺机对苏、蒙使用武力。

为了使其既定的“北进”方针有所依据，1935年，日本出版了一份伪造的地图，擅自把国界线后移了20多公里，划在哈勒欣河上。同时，日军多次在中蒙、中苏边界挑起事端，制造纠纷。仅1936年就发生边界冲突33次。苏联国内“大清洗”期间，日军在边界上的挑衅更加猖狂。

慕尼黑危机后，苏联开始忙于欧洲事务。日军趁世界其他地方战争风云乍起之机，决定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战术进行一次全面的试探，摸摸苏军的底，也想通过与苏联和中国两线作战，提高日军在国际上的威望，同时，日军希望通过这次武力行动，切断苏联与中国的联系，以阻止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日军在远东地区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苏联人早已有所察觉，因此也越来越关心他们边界的安全，对日军的挑衅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组建了远东方面军，成立了太平洋舰队。1936年3月，苏联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互助协定，并在蒙古边境派驻了第57特别军。同时，苏军加强了边防地区的工事，构筑了海岸炮兵阵地及自动武器的发射阵地，在边界地区修建仓库、机场和公路。

日本人是野心勃勃且工于心计的。此时，他们依然沉醉于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之中，并相信这次与苏联人较量同样是赢家。他们只是等待时机采取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1939年夏天，日苏军队在哈勒欣河终于开始了一场大的较量。

在图们江东岸的苏联境内哈散湖东面有两座小山，一座叫昭泽纳亚山，另一座叫白兹米扬纳亚山，两山相距2公里，海拔都只

有 150 米左右，但此地离图们江 20 多公里，距太平洋海岸大概 10 公里，到海参崴海港也只 140 多公里。地处战略要点，因此山虽小意义却十分重大。苏日双方对这两座山都格外关注，尤其日军早就想占为己有。

1938 年 7 月上旬，为了防止日军占领这两座山，进而威胁到太平洋上的波谢特海港，苏军派出两个分队进驻到战略上很重要的昭泽纳亚山和白兹米扬纳亚山。

日军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军立即撤出该地区，并暗示否则将会发生危险而复杂的局面，但苏联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声称这两座山属于苏联所有，日方根本无权干涉。1938 年 7 月 16 日，在东京大本营陆军部东条英机的密令下，驻扎在朝鲜的第 19 师团尾高龟藏的部队开往中朝边境一带待命。7 月 20 日，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宣布，如果日本的要求不能实现，日军将用武力使之实现。苏联对此无理要求和威胁置之不理。

7 月 29 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他们绕过这两座山峰，直接进入哈散湖地区，利用湖区不易防守的地形，袭击苏联交通运输线，其目的是把两座山与苏军控制地区的联系割裂开来，使其不攻自破。

针对日军采取的行动，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立即命令驻扎在波谢特地区的步兵第 40 师进入战斗准备，同时从这个师调出两个加强营，赶往昭泽纳亚山和白兹米扬纳亚山增援。

8 月初，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苏军布留赫尔元帅委派远东军区参谋长施特恩将军直接指挥这场战斗。日军指挥官是第 19 师团长尾高龟藏。

日军第 19 师团的两个步兵团抢占哈散湖大片开阔地后，迅速切断了苏联对两个山头的后方支援。次日，又对昭泽纳亚山和白兹米扬纳亚山进行猛烈的攻击。在日军强大的进攻下，苏军被迫放弃了这两座山头。

苏军很快调整了部署，增援部队也都陆续赶到，施特恩将军立即制定出反击计划。8月6日苏军出动了轰炸机对山头进行猛烈的轰炸，随后又是一阵密集的炮击。接着步兵开始发起进攻，苏军最后夺回了两个山头，虽然日军也组织了数次反扑，曾一度攻上了山头阵地，但承受不了苏军的空袭和炮击，很快就被赶下山来。双方激战到8月9日，伤亡都很大。日军此时无力再打下去，便宣布放弃对这两个山头的归属要求，到此时战斗基本结束了。第二天，日本驻苏大使来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建议进行谈判。

虽然这次战役时间不长，但一向傲慢骄横的日军第一次尝到苏军步兵、炮兵、坦克和空军联合作战的厉害。这次战役中苏军出动近2万人，大炮100多门，坦克200多辆。而日军在战斗中有7000余人参战，其死伤过半，担当正面防守的步兵第75联队几乎全军覆灭。

日军此役虽然失利，却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认为苏军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强大。他们的失败只是在兵力、武器方面劣于苏军的情况下造成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再次发起进攻，夺取哈散湖地区大片土地。

苏军虽然击退了日军，取得哈散湖战役的胜利，但也暴露出苏军远东部队本身不少严重的缺点，比如部队机动性差，司令部工作也存在许多不足。1938年11月，苏联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谈到这次战役时，指出了苏军存在的缺陷。国防人民委员会的总军事委员会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改变远东部队的战斗状况。

哈散湖战役后，日军决定在哈勒欣河地区发起更大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这次战役的成功，便于集中兵力，输送战备物资，日军开始增加了哈尔滨—海拉尔铁路的运输量，同时，日军在与蒙古边界相距仅1公里左右，沿中蒙边界修建了一条从索伦到甘齐珠尔的新铁路。

1939年4月，日军派出一支特别先遣队到哈勒欣地区绘制地形图。

5月初，日军飞机开始在哈勒欣地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训练。地面部队开始进行大规模训练。

哈勒欣河地处中蒙西部边境，周围是一大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河的东岸则是荒无人烟的沙丘，洼地上遍地生长着杂草和灌木。这里的防御相当薄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防哨所离边界有10至20公里，附近没有蒙古正规军。根据苏蒙互助条约，驻在蒙古的红军特别第57军远在500公里之外。

日军在战前就对哈勒欣河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当地的自然条件作了周密的侦察，自认心中有数了，胆子也大了起来。

1939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命令部队开始执行《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其实就是发出了武装进攻的信号。

这份‘纲要’要求所属部队，一旦发生纠纷要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并亮了底牌，下面所属部队所引发的事态和收拾局面由上级司令部负责，这等于把发动战争的权力给了下面各部队的指挥官。

5月11日，日军袭击了蒙军边境哨所，并出动空军轰炸了几个驻有蒙军的前沿阵地。

5月14日，数百名日军骑兵开到哈勒欣河，在空军的支持下，与前来收复失地的蒙军展开战斗。大的战斗一触即发。日军在哈勒欣河地区集结部队，准备动武。关东军司令部发出命令：围歼哈勒欣河东岸全部苏蒙军队，夺取并扩大哈勒欣河西岸的登陆，以保障以后的行动。

苏联政府根据苏蒙签订的互助协定，命令驻守该地区的苏军保卫两国边界。5月底，苏军从坦克第11旅调来一个机枪营并配置了一个装甲连、一个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联合作战，而蒙军则调来骑兵第6师配合苏军行动。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哈勒欣河东

岸集结了 1600 多名步兵、900 多名骑兵、少量装甲车和 40 多架飞机。

5 月 28 日，日军首先发起进攻。他们企图从两侧包抄苏蒙军队，切断苏蒙军队与哈勒欣河上游渡口间的道路，然后给予围歼。战斗初期，日军凭借兵力上的优势打得很凶，迫使苏蒙军不得不向后撤退。但不久日军的进攻被苏军密集的炮火阻挡住了，苏军的步兵连及时稳住了阵地。当双方处于僵持阶段时，傍晚，苏军步兵第 149 团乘车赶到，并立即投入战斗。双方整整拼杀了一夜。

5 月 29 日，已经扭转战局的苏蒙军队发起了反攻，经过一天的激战，他们把日军赶回了边境线。在两天的战斗中，日军伤亡达 400 人，而苏蒙军也付出相应的代价。

日军依然不甘失败，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6 月间，日军出动飞机对塔姆斯克机场等军事目标进行轮番轰炸，并派第 1 坦克联队的主力增援边境线上的日军。一场更加激烈的军事进攻拉开了序幕。

1939 年 5 月末，当时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的朱可夫，正在明斯克地区与几位助手主持首长一司令部演习。6 月 1 日演习结束后，朱可夫在骑兵第 3 军司令部主持演习后的讲评。

下午，朱可夫正准备发言，军区军事委员苏赛科夫匆匆走进作战室，伏在朱可夫面前轻声说：“刚才接到莫斯科来的电话，命令你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报到。”

朱可夫收拾好桌上的东西，立即赶往火车站，搭上一列正好通过此地的货车赶往莫斯科。

6 月 2 日清晨，朱可夫走进了国防人民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秘书赫麦尔尼茨基立刻迎了上来：“进去吧，人民委员一直在等你，”他说，“我马上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朱可夫一时弄不明白。

“你要干什么，人民委员会告诉你。”

朱可夫推门进去，向人民委员报告奉命来到。伏罗希洛夫热情地迎上来握住朱可夫的手，简短的问候后，神情严肃地说：“日军突然侵入我友邻蒙古。根据苏蒙 1936 年 3 月 12 日的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

他们走近地图。“在这一带，”人民委员指给朱可夫看，“长期以来，日军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海拉尔卫戍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了防卫哈勒欣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这是 5 月 30 日日军入侵地区的情况图，”伏罗希洛夫说，“看来日本人正在策划一场更加严重的军事冒险。至少，事情不会到此结束。”

他抬头望着朱可夫，表情严肃地说：“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里去，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朱可夫毫不犹豫地说。

“好极了。”伏罗希洛夫非常满意，并告诉他，下午 4 点可以准备好飞机，要朱可夫先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一趟，领取一些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好今后与总参谋部联络的问题，然后去中央机场，飞机在那儿等着。

伏罗希洛夫说：“我们会给你派几位专业军官，他们在机场等候你。再见，祝你成功。”

告别伏罗希洛夫后，朱可夫即刻驱车前往总参谋部，见到了代副总参谋长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斯莫罗基诺夫。副总参谋长桌子上摊着一张与人民委员那里一样的地图。他们相互问候后，斯莫罗基诺夫说：“人民委员已向你介绍了情况，我没有新的补充。”他请朱可夫坐下来，两人详细商量的今后与莫斯科的联系问题。

“从今天开始，以后的联系就这么定了。”斯莫罗基诺夫特别叮

嘱朱可夫：“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实际情况，然后把你的意见坦率地告诉我。”

朱可夫辞别斯莫罗基诺夫后，马上动身赶往机场。

专机已经停在跑道上，几位随行军官也在等候着。朱可夫一上飞机便朝蒙古方向飞去。在航行中，朱可夫片刻不敢放松，抓紧时间阅读有关的战情通报，研究敌我双方的战况地形图，不时与参谋人员交换意见。

离开国境前，在边境城市赤塔停留时，当地军区司令员雅科夫列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加帕诺维奇向朱可夫通报了最新情况：日军飞机继续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追逐苏蒙军的汽车进行扫射。

6月5日清晨，朱可夫一行到达了塔木察格布拉克，这里是苏军驻蒙古第57特别军司令部所在地。一下飞机，朱可夫立即召集军长费克连科、军政委尼基谢夫和参谋长库谢夫了解情况。

听了军长费克连科的汇报，朱可夫感到很不满意。他发现军长并不了解多少前线真实的情况，而且缺乏主动性，对作战准备也很不充分。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第57特别军作为前线总指挥部，竟然呆在远离前线120公里之外的塔木察格布拉克。仗打了这么久，军长费克连科还未到发生冲突的地区去过。

朱可夫是个爽直的军人，很看不惯这种官僚作风，于是他毫不客气地问费克连科，能在战场120公里以外指挥部队吗？

费克连科解释说：“呆在这里是远了点，可是我们在发生冲突地区还没有完全做好作战方面的准备。前面连一公里的电话线都没有，也没有现成的场所做指挥部。”

朱可夫强忍着火气问道：“那么面对目前的情况，你正在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材，以便着手构筑指挥所。”

朱可夫知道在这里再也听不到更为详细的情况，军部领导除

了政委尼基谢夫以外，没有人去过发生冲突的地区。于是他建议费克连科立刻和他一起到前线去，仔细研究一下情况。但费克连科借口莫斯科有可能随时来电话找他，不便离开，便叫政委尼基谢夫陪朱可夫去。

一路上，尼基谢夫向朱可夫详细介绍了第 57 特别军目前的状况。尼基谢夫是个很称职的政委，熟悉本职工作，了解部下。通过他的介绍，朱可夫对第 57 特别军的战斗力、司令部指挥员以及政工人员有了大致的了解。

朱可夫在尼基谢夫的陪同下深入前线。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区的仔细观察，与苏蒙部队官兵进行谈话，朱可夫对已发生的战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弄清楚了此次冲突的性质和规模，并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准确的判断。此外，他也发现苏蒙军队缺乏对日军的周密侦察，造成对敌情知道不多，在行动上往往处于被动状态。

朱可夫根据掌握到的种种情况分析，这不是一般的边境冲突，日军的行动是蓄谋已久，至今仍未放弃其侵略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企图，并判断日军不久还会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冒险。

朱可夫反复对比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得出了结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军第 57 特别军驻蒙古的兵力无力阻挡住日军的武装进攻。特别是如果日军同时在其他地区和其他方向发起进攻的话，该军将更加无能为力了。

返回军部指挥所后，朱可夫与军领导再次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同时详细地谈了自己对整个局势的看法。当天，他便向人民委员会报告了情况，并简略地提出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欣河右岸的阵地，同时准备以纵深进行反突击。

第二天莫斯科回电：人民委员会完全同意朱可夫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一天朱可夫还接到人民委员会发来的命令，解除费克连科第 57 特别军军长的职务，任命朱可夫接任军

长。

朱可夫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他比较了解日军的战略战术。1938年夏，经斯大林亲自批准，他曾随同一个苏联军事使团前往中国，仔细考察过中国战场，比较熟悉日本人的作战特点。日本士兵战斗顽强，但武器装备很简陋。

为了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朱可夫要求国防人民委员会加强苏军的空军力量，同时向作战地区增调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的兵力，并大力加强炮兵的力量。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取得胜利。

苏联政府对远东的安全非常重视，早已察觉到日军有扩张的野心。朱可夫的要求得到斯大林的首肯，苏军总参谋部全部采纳了朱可夫的建议，在给他增派的空军力量中，还派来21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领队的是朱可夫在白俄罗斯军区就很熟悉的著名飞行员亚·弗·斯穆什克维奇。同时，朱可夫还得到当时十分先进的N-16和“鸥”型飞机。

这批优秀飞行员的到来，给苏空军增添了强大的战斗力，苏联空军的优势在不久的空战中充分显示出来。

6月22日，日军出动了120架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苏军95架歼击机立即起飞迎战。苏、日空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空中拼杀。尽管日空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由于有不少“苏联英雄”飞行员参加了这次空战，他们作战经验丰富，不怕牺牲，加之飞机性能比日机先进，结果在空战中给予了日军狠狠的打击，取得了空战的第一次胜利。

6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进行密集的袭击，同上次一样，日机又遭到猛烈的痛击，日军指挥部领教到了苏空军的厉害，不敢再战，狼狈不堪地把日机撤出了战斗。

苏、日两次空战，日军均失败而归。虽然日军也自知遇到强大的对手，但一直骄横自信的日军大本营并不愿承认失败，为了夺取

冲突地区的制空权，日本军方把正在中国作战的所有部队中最优秀的空军力量调来参战。6月26日近60架日机飞临“蒙古鱼”地区贝加尔湖上空，与苏空军展开了一场更为激烈的空战，双方都出动了空军中的精锐力量，空战场面极为残酷。双方技术都比较精湛，贝加尔湖上空一片飞机的轰鸣和炸弹的爆炸声，时不时有战机中弹掉下来。虽然，这次空战日军动用了最优秀的飞行员，但仍未赢得胜利。在6月22日至6月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失了64架飞机。此后几天，日军空军收敛了许多。

日军不顾一切豁出血本，连续几天与苏空军大战，其目的很明显，日军在整个哈勒欣河地区军事冒险计划中，第一步就是企图重伤苏联空军力量夺取制空权，以利于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当时，日军的胃口是很大的。他们把此次行动称之为“诺门坎事件第二阶段”战役。战役的近期目标是：一、围歼哈勒欣河东岸全部苏蒙部队；二、渡过哈勒欣河，占领河西岸，以便消灭苏蒙预备队；三、夺取并扩大哈勒欣河西岸的登陆场，以保障以后的行动。

日军指挥部的计划是：7月上半个月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完成这一进攻战役，然后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

为了实施这一战役，日军7月初开始集结部队。把原在海拉爾的第6军调到哈勒欣河地域，由日关东军参谋长荻州立兵任司令官直接指挥。当时，日军的总兵力达3.8万多人，并有135辆坦克、10辆装甲车和225架飞机。而苏蒙军队只有1.2万余人，却要防守哈勒欣河东岸约38公里长的战线。但苏军拥有186辆坦克和226辆装甲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优势。朱可夫是大力发展苏军坦克部队的积极倡导者。这次战役也给了他考验苏军坦克和战术效果的机会。

担当进攻苏蒙军任务的日本关东军指挥官们，自以为胜利已经在握，用十分狂妄的口气在其“满苏边境处理事项”中写道：“不

论兵力多寡，是非如何，务必求胜……”他们甚至在战役开始时，把一些外国记者和武官邀请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大表演。

7月2日，日军开始发起进攻。他们企图凭借三倍于苏蒙军的优势兵力，包围哈勒欣河右岸的苏蒙军队，并给予全部歼灭。其具体作战计划是：绕开苏蒙军防御正面，从左侧偷渡哈勒欣河，直取巴英查岗山，然后从侧翼和后方展开猛烈攻击。当日，日军步兵和坦克按预定的攻击方向突进了苏蒙阵地，起初几乎没有遇到苏蒙军队的阻击，一直推进到哈勒欣河边。7月2日夜晩，日军开始偷渡哈勒欣河，此时，日军开始遭到驻防这一带的蒙军骑兵第6师的阻击，但日军依仗强大的兵力，于7月3日凌晨完成了偷渡行动，迅速向南攻占巴英查岗山。

7月3日拂晓前，蒙军的苏联总顾问阿弗宁上校到巴英查岗山察看蒙军骑兵第6师的布防情况，意外地发现日军趁着夜色已偷渡过了哈勒欣河，而蒙军第6骑兵师毫无准备，仓促迎战，加之蒙军兵力不足，日军很快地占领了巴英查岗山以及周边地区。蒙军第6骑兵师退至巴英查岗山西边一线。

阿弗宁上校意识到局势严峻，立即赶到苏军指挥所向朱可夫报告了巴英查岗山一带的情况。参谋人员按阿弗宁上校的介绍标出日军行动路线和位置。情况很明显，日军从这个地区展开进攻，可以不受任何阻拦地对苏军主要集团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突击。

朱可夫针对日军的意图，下令所有的战斗部队立即向巴英查岗山方向靠拢并向敌人进攻。反攻兵分三路：由雅科夫列夫旅长指挥的坦克第11旅从北面行进间向敌人进攻；由伊·伊·费久宁斯基上校指挥的摩托步兵第24团外加一个炮兵营，从西北方向协同同坦克第11旅向敌人进攻；由列索维伊上校指挥的摩托装甲第7旅从南面向敌人突击。

苏军各部接到命令后，马上投入了战斗，向巴英查岗山地区攻击前进。

7月3日清晨，朱可夫带着几位参谋人员赶到巴英查岗山前线。视察战况后他首先组织了强大的炮火反击，命令炮兵第185团的重炮营和位于哈勒欣河对岸用以支持摩托装甲第9旅的炮兵，同时向巴英查岗山敌人集结的地方进行射击，命令苏军飞机接到战斗警报后全部出动。

上午7时，苏军第一批轰炸机和歼击机飞抵巴英查岗山地区上空，开始对日军进行猛烈的轰炸。

朱可夫的作战风格历来是：在自己实施反突击的预备队到达前，先用空军的袭击和炮兵的火力把敌人钳制在原有地区。这次也是如此，用猛烈的炮火把日军阻止在巴英查岗山，同时，又命令炮兵对哈勒欣河渡口进行不间断的炮击，以阻击日军继续渡河向巴英查岗山集结兵力。

上午9时左右，苏军坦克第11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抵达巴英查岗山地域，并继续朝前攻击，十几分钟后，坦克旅旅长雅科夫列夫率前卫营陆续赶到，雅科夫列夫向朱可夫简单地汇报了情况。

朱可夫和雅科夫列夫一道分析了当时的敌我状况。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1万多人，拥有100门火炮和近60门反坦克炮，而苏军只有1000多人、50多门炮，其中还包括从哈勒欣河东岸进行支持的花炮。在兵力和炮火上日军占绝对优势，但是，苏军投入战斗的坦克第11旅有150多辆坦克，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王牌部队。苏军还拥有154辆装甲车的摩托装甲第7旅，配备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8营。很明显，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苏军强有力的武器是坦克。于是，朱可夫决定：坦克部队采取攻击前进的办法，在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日军，不给日军构筑工事和组织反坦克防御的机会。

朱可夫果断地命令：继续加紧对巴英查岗山轮番轰炸，封锁哈勒欣河渡口；所有的坦克部队加速向巴英查岗山地域运动，必须在10时45分前向敌人发起进攻。

朱可夫深知对日军的反突击绝不能拖延，因为，如果日军对苏军采取了有效的反坦克防御措施后，苏军不能迅速突破日军的防线，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就完全暴露在连灌木丛都没有的开阔地上。此时，日军就可以任意对苏军坦克纵队进行轰炸，使苏军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10 时 45 分 苏军坦克 11 旅主力已全面展开，反攻准时开始。

上百辆坦克向日军阵地开过来，密集的炮火连成一片。这突然性的迅猛进攻，使日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嘶叫中的战马拖着炮车四处奔逃，汽车也到处乱窜，而在空中赶来助战的两架日军飞机又被击落。这一大群平日骄横的日本关东军，在苏军的打击下个个心惊胆颤，几乎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

日军被三面包围仍进行最后的挣扎。为了守住巴英查岗山，他们几次试图进行反攻，但都被苏军空军和炮兵强大的轰炸所挫败。当天晚上，苏蒙军队向山头发起总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 5 日下午，日军的抵抗被彻底粉碎，开始仓皇向渡口撤退，但日军又遇到更大的麻烦。河面上原有一座浮桥，但日军一则害怕苏军坦克突破后长驱直入，二则为了表示占领巴英查岗山后死守的决心，所以不久前派工兵把桥给炸毁了。这样日军在苏军坦克部队的猛攻之下，逼得走投无路，只好纷纷跳进水里逃生，绝大部分日军官兵溺水而死。

7 月 5 日清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欣河西岸已无枪炮声。侵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日军的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和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及车辆散布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欣河东山坡上。

日军第 6 军司令官荻州立兵早在两天前就发现局势不妙，这位傲慢的将军于 7 月 3 日深夜，便带着几位随从撤到了河的对岸。

苏蒙军队在哈勒欣河东岸继续进行战斗。此时，从巴英查岗山溃退下来的日军残部，很大一部分队伍调到了河的东岸，配合担任

钳制任务的日军安冈部队，依然在负隅抵抗。但在苏军的猛击之下，同样遭到惨重的损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苏军依仗强大的坦克部队，粉碎了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结重兵的企图，并乘胜守住了哈勒欣河东岸的防御阵地，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这一仗可以说是苏军一例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战的典范。它体现出朱可夫独特的作战风格，也就是说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带有坚决目的和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

日军第一次在具备现代化装备的苏军面前，碰了个头破血流。

当时的日本军队自认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即便遭到当头一棒，也睁着眼睛不认账。巴英查岗山一仗，虽然使日军暂时收敛些，在短期内只限采取战斗侦察行动，但是日军同时开始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冒险。

8月1日，日军增调来了第23师团和第7师团，伪满洲国一个步兵旅，三个重炮团和三个骑兵团，此后，又调来步兵第14旅团还把步兵第1师团的所有反坦克炮调到哈勒欣河地区。同时，他们还增强了空军力量，从旅顺要塞调来一个重炮部队。8月10日，这些集中的部队全部划归日军第6军，由荻州立兵指挥。

8月12日，日军采取了小规模行动，一个配备了炮兵、装甲车和部分坦克的联队，在22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向蒙军骑兵第22团发起进攻，并占领了蒙军防守的南线大沙高地。

同时，日军沿全线加紧构建防御工事，他们运来木料构筑掩蔽部、挖堑壕、加固阵地等。

从7月23日至8月4日，日军飞机多次出动，在与苏空军激战中再遭惨败，损失飞机116架后，再不敢大规模地发动空战，只限于对苏军中央渡口、炮兵进行侦察和小规模的轰炸。

在进行这些小规模侵扰战的同时，日军沿哈勒欣河一线准备

了地面部队进攻的阵地，计划 8 月 24 日发起总攻。

苏军对日军准备再度进行大规模的进犯早有察觉，并考虑到形势的严峻和复杂，在 7 月 15 日把第 57 军扩编为第 1 集团军。朱可夫指挥部队仔细地进行战前准备，并根据敌我双方形势制定了作战计划：苏军总攻预计不得迟于 8 月 20 日，目标在于最后粉碎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包括打击敌人的侧翼，包围敌人防御的南北两端，在敌援军到来之前迅速歼灭之。

在朱可夫的领导下，第 1 集团军参谋部拟订了一个坦克、炮兵、飞机和步兵协同作战的方案，上报苏联军事委员会批准。但要实施这一计划，朱可夫却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兵力还嫌不足。朱可夫打反攻有个特点：就是自己的力量，步兵必须以 1.5 对 1 的优势，武器方面机枪要 1.7 对 1，炮兵和飞机将近达到 2 对 1，坦克要 4 倍于敌人的优势。况且，朱可夫深感此战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安全，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这一战术特点此次更加突出。二是后勤供应问题。此次战役所需物资达 5500 吨，而铁路运输的终点站离前线长达 650 公里，要在战役开始前把上述物资运来，需要 4900 余辆卡车，当时集团军总共只有 2600 多辆。

根据朱可夫的要求，苏联总参谋部给远东第 1 集团军增调了新的兵力和武器到哈勒欣河地区：计有步兵第 82 师和 57 师，步兵第 152 师的一个团，坦克第 6 旅和空降第 212 旅，两个炮兵团和通信部队等。空军和坦克的力量也同时得到加强，苏军的轰炸机和歼击机数量已有 515 架，而坦克拥有 498 辆，其中有些是当时最新型的坦克。

此时的日军虽然也拥有 180 多辆坦克，但大多是些以支持步兵为前提的轻型装甲，在数量上和火力、性能上都根本不是苏军的对手。日军空军也是如此，其数量和质量无法与苏军抗衡。日军炮